

顏尙紅而心已老

——讀「紅顏已老」抒感

黃寶蓮

看完了書，真想寫信給作者：想知道她是誰？多大年紀？怎是這般空幻飄渺？

也怪出版社，對作者的介紹，竟然只有「蘇偉貞」三個冷冷的印刷鉛字。後來，想想……，大概就是作者的個性吧！看文章結尾的「肯定」（後記），猜她人如書、如文，氣質飄逸。

故事的形態像「克拉瑪對克拉瑪」，也像「凡夫俗子」，都是細膩深刻的心理描寫，不同的是，「紅顏已老」的主角人物對人生的參與性太少，超脫得幾乎沒有生命力，整篇文章，情緒的起伏非常低，差不多是沒有什麼情節可言，能用心的看完此書，只敬佩作者超人一等的思想能力，想得多，想的遠，而又思想得深刻。

因此，去計較作者的寫作技巧，不如探討書中的人物心理，這個人物被評審委員之一的齊邦媛女士評為「把人生搞得這麼糟糕……，自傷自憐的近乎沒有骨氣」。齊女士不以此篇為第一名，苦惱的是作者描寫現代女子的心態沒有說服性。

其實，這一型的人，說起來還是存在文明社會高級知識份子中的難解病患呢！會得這種病的人，多半相當聰明，有能力自覺，有智慧談理想，却不小心鑽入牛角尖而失去生活熱力。

爲什麼會鑽入牛角尖？因爲想像豐富而神經敏銳，又有一顆怕受傷的心，一旦碰到問題，就用頭腦想這個、想那個，又用頭腦去否定這個、否定那個，全部的生命，全給她轉化爲思想的形式，企圖做自我的超越。

這樣的生命哲學實在空洞，她不會用真正具體的生命行動去過日子，太容易用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的驕傲與心智，去否定生活中的一切，彷彿生活中的問題都可以用心靈、用觀念來超越掉，生活一旦缺乏真正的參與與行動，很容易就陷入不能肯定的真空裏。一陷入真空境地，懸着的生命也就失去意義了。難怪文中的章惜要「自我放棄」了，她真是用腦過度，就如章惜自言——「她覺得自己其實就是個奴隸，大腦的奴隸，永遠要負荷着它。」但是不唱高唱，哼點平調，少用思想，多些行動，生命又真實得稍嫌俗氣啊！

像章惜這種在精神上能高度自覺與超越，而實際生活却不能積極安排的人，多少也可能是源於文化衝擊的矛盾；傳統文化女人附屬於男人的根性仍未擺脫，而西方女子獨立的思潮又已侵襲過來，對一個曾經跨越中西的年輕女子，可能有根性與習性的難以自處，在心靈上自然就虛無飄渺，無所適「是」了。碰到章惜這樣用思想生活的人，恐怕紅顏未老也已心志消沈了，生命自是無奈與幻滅。

作者文思深刻，文字悠美，意境空靈，感覺是個能詩的人，但缺乏生命的歷練。小說如能豁達一些，透澈一點，開一扇窗，多生活幾年，或能略窺「索爾貝婁」項背。